

简直
小说集
我想陪你去麦加



中信出版社·CHINACITICPRESS

我想陪你去麦加

简直 著

中信出版社
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想陪你去麦加 / 简直著. —北京: 中信出版社, 2012.6

ISBN 978-7-5086-3373-2

I. 我… II. 简… III. 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06429 号

我想陪你去麦加

WO XIANG PEI NI QU MAIJIA

著 者: 简 直

策划推广: 中信出版社 (China CITIC Press)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)
(CITIC Publishing Group)

承 印 者: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 **印 张:** 9.75 **字 数:** 161 千字

版 次: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**印 次:** 2012 年 9 月第 3 次印刷

广告经营许可证: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86-3373-2 / I · 284

定 价: 29.00 元

版权所有 · 侵权必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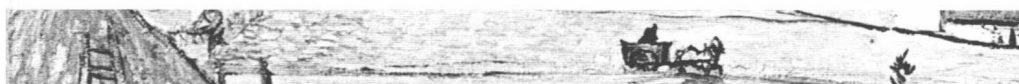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

投稿邮箱: author@citicpub.com

服务热线: 010-84849555

服务传真: 010-84849000

目 录



我和你 001

浮世独白录 081

米兰的饭局 105

北纬四十七度的春天 12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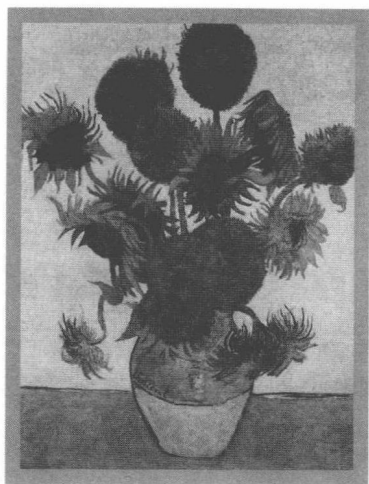
我想陪你去麦加 185

雨生 217

伤城 233

度假 265

生日快乐 295



我和你

1

我

那天空得有多高多蓝呀。那草地得有多广多绿呀。还有蓝天白云下面与绿茵相接的大海。

看了一期关于新生在海边军训一年的电视节目，我就打定主意要上这所大学。只要一闭上眼睛，想象自己身着军装走在蓝天白云下草地上的情景，幸福感就涌上来，使做梦少年的脸变得通红。在决定的那一刻，所有读过的历史书和两年前看过的新闻镜头全都没有发挥作用。

高考成绩贴在教育局围墙上的那天，我看到自己名字和跟随其后的各科成绩被无数人用手指划过，成为最显眼的一行黑色时，我就知道梦圆了。我坐在离人群很远的一张街边长椅上，想象自己马上就要去这所在海里训练水兵的学校，脸烧得发烫。整个文科班只有我一个人上了本科线，而我居然就是全省的第一名。认识不认识的一堆人唧唧喳喳地从我身边走过，有的好奇驻足观望，他们看见我傻傻地笑着，却不知道我正做着乘船漂浮在海上的白日梦。

你

事情发生的那一年，你大学一年级。你上大学比同龄人早了快三年。人们都夸你早慧，没人知道那不过是因为爸爸留学、妈妈没办法一边上班一边照顾你，只好把不满五岁的你送到了和部队关系很好的育苗小学。爸爸在军队是研究火箭的科学家，在其他人争相回城上大学的时候早早就公派出国读博士。于是你度过了一个几乎没有父亲的童年。

爸爸学成归来时带回一个新阿姨，那时你已经上小学五年级了。不到十岁的你挥舞着妈妈做饭的菜刀，把爸爸和他的女朋友轰出了家门。爸爸半夜回到家，跪着恳求你和妈妈的原谅。妈妈

原谅了爸爸，女儿守护了家庭，留住了一个没日没夜泡在实验室里的爸爸。

爸爸是爱妈妈的，也是爱你的。男人的爱有时就那么古怪。在那年初夏部队开始进城的时候，他让你向学校请了假，带着你和妈妈去欧洲游历，重复了一遍十年前他和阿姨浪漫出轨时的足迹。女人的爱有时也很奇怪。妈妈知道这路线图的来历，但并不把话说破。那时你已经上了一年大学，和挥舞菜刀时已然大不相同。

你们秋天回国的时候，城市里已经干干净净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。爸爸的度假安排使他和妈妈得以避免参与很多关于反省的会议，而你与同学之间，本身就有两三岁的年龄差距，这下又平白多出一条代沟。

我

拆开录取通知书的时候，我发现要去接受军训的不是海边的那所军校；而且大学把我第一志愿的专业给改掉了——我填的千真万确是中国语言文学系，录取通知书中写的却是法律学系。拿到班主任转交的录取信后，我很长时间陷入沮丧，让所有前来祝贺的人摸不着头脑。又有什么办法呢，只能到学校再说了，而那将是一年之后的事情。我出发去军校报到，两手空空，什么都不

用带，因为录取通知说得非常细，被褥、衣服，甚至牙刷、牙膏，都由部队给统一准备好了。

坐在火车上，我读到本省日报头版关于高考状元的长篇报道，详细介绍了很多我所不了解的事，比如我的每一科试卷都被主管教育的副省长重新核查过，为了慎重起见，她还拍板把作文给减掉了十分，因为其他都是标准试题，扣减分数没办法处理。还说省公安厅派人到县里查了我家三代的户籍。十八岁的我当时不懂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，想要证明什么。最让我觉得丢脸的是报道的最后，记者用低俗的文艺腔设想了一个场景：“九月的第一周，他将背上家乡特有的狗皮褥子，踏上东去的列车，揭开人生新的一页。”看到这一句，我难堪得赶快把报纸揉成一团扔出车窗。

我误入歧途，在一个毫无特色的内陆城市开始了为期一年的苦闷的军训生活。想象中的大海，还得要再过些年才能看到。来自全国各地的尖子生们聚到一起，大家见面都喜欢问高考成绩，当时全国试卷统一，成绩可比。那天晚上熄灯之后，当其他十一个人吹完自己的分数，有人不怀好意地向来自边远西部的我发难时，我悄声说了个数字，然后全屋就安静了。中尉区队长透过每个班宿舍门上的玻璃窗口窥视查房，发现就我们这个班鸦雀无声，他没忍住激动，吹了紧急集合的哨子把整个中队叫起，在楼

外列队，着实夸奖了我们班整整半小时。他并不知道，就在他到来之前一分钟，我们省，甚至我们相邻的几个省的面子，由我一个人给全部挽回，从此这话题不再有人提起。

你

你大学四年级，本科的学分已经修完了。同学们有的在申请留学，有的准备考研，有的在四处活动以实习的名义找工作。你被保送读英语语言文学系的研究生，于是整个大四就无事可做了。听说系里要派几名年轻的英语教师去给军训的新生教公共英语——学校也怕这帮本应上大一的孩子在部队把一整年给荒废了。和其他人那时对部队避之犹恐不及的态度不同，你家里都是穿军装的人，你对军校有好感。于是你主动请缨，虽然当时本科还没毕业，就被派来教书了。名义上是到军校外语教研室实习，倒也合情合理。你就这样出现在我的课堂上。

我

军训每天八节课。早上八点到十二点，下午两点到六点，每小时一节。其中会有两节课在操场上踢正步、拔军姿或者打军体拳。有时会多出两小时户外课，大家趴在靶场练瞄准。由于上个

年級的軍訓生中有一位男生偷拿了一顆子彈，跑到樓頂上對自己太陽穴開了一槍，把腦袋直接轰爛，以致輪到我們這一屆時別說子彈了，沖鋒槍里連槍針都沒有。每天早晨起床后第一件事和晚上睡覺前最后一件事，就是把槍全部拆成零件，擦拭干淨，再裝回去。看過電影《阿甘正傳》的，都能想象那場景。上射擊課時，我們就從平日鎖著的櫃子里取出槍支背着，排隊走到靶場，一路唱着革命歌曲。那時還沒有紅歌這個說法。到了靶場，經過一番訓示之后，每人一個靶位，抱著這去勢之后的長槍練習單眼瞄準。每次都要趴上一小時，不能動，不能說話。

除了踢正步、拔軍姿、軍體拳這些大家都喜歡的戶外課，每天我們都有四個小時在宿舍樓四層的大教室里上文化課。不過就是中國革命史、社會主義經濟建設、大學語文和大學英語這些普通大一學生本來就要過一遍的公共課，加上部隊給我們配的一些“特色餐”，比如軍事地形學、偵察學等面向真正軍校學員的課程。上課時要求我們把軍帽擺在課桌左前方邊沿，帽徽朝前。部隊里的一切都是整齊劃一的，所以我們上課時教室里肯定非常好看，只是我們自己沒有機會站起來前后左右地觀賞。

對於被軍訓的學生們而言，所有課程中只有英語是有意義的。我們參加了一次分級考試，只考聽力。我從來沒有戴着耳機听过

英语。那天戴上耳机，还没新鲜够，考试就结束了，当然是最低一级。事隔多年，我已经想不起来英语课如何分级如何编班，可以肯定的是，没有把男女生给编到一起。事实上，没有任何课程把男女生编到一起，除了在露天操场看电影，隔壁可能挨着女生区队。

那天英语课，我第一次见到了你。

你和我

你穿着一身军装，又帅又神气。你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教室门口。你像小鸟一样轻盈地走上讲台。同学们一阵骚动。来回巡视的区队长瞪大眼睛扫视一周，平息了教室里的窃窃私语。

你开口说话，你的声音在我听来如同天籁。后来我来到北京，才知道这是纯正的北京军队大院子弟特色的普通话，和一般北京人所讲的北京话不同，更和军校里各级队长直到校长所操各地腔调的普通话不同。

我如痴如醉地看着你的嘴唇一张一合，听着你动听的声音，却没听进任何一句你正在讲授的内容。多年以后，我努力回忆你当天拿掉军帽后头发的样子，结果一无所获，不能确定当时你是扎着两只小辫子还是留着民国学生头。只记得你不是长发，因为

我当时最喜欢看你转过身，在黑板上写字时露出一段颀长洁白的脖颈。合身的军装在腰部自然束紧，我的视线从你开始讲话的嘴唇开始，看过了你年轻俏丽的脸，你乌黑浓密的头发，就顺着往下走。当目光落到你鼓鼓的胸部时，我眼睛直视，两耳轰鸣，已经听不见任何声音了。

你走到我的课桌前，伸出两只白皙的手指拎起我桌上的书。我猛地惊醒。那是一本用红色《中国革命史》书皮裹着的英文版《百年孤独》，我在上一节中国革命史课上看了整整一节课长篇小说。课程已换，我忘了把伪装的书皮拿掉。

你只拎起了书皮，小说就掉在了桌面上——**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**。你的脸红了。我也一样。你像自己做了错事一样手忙脚乱地帮我把书和封皮套在一起，放回原处，急急逃开。你的偶然来去，把一阵若有若无的香水味道抛在我的四周。我有生以来初次被陌生的女人味道包围，只听到自己的心跳。

那个秋天，我十八岁，你十九岁。我在军训，尚未进入大一，你刚刚开始大四。但我并不知道你的学生身份，最初懵懂以为你是正规军校老师，后来听说所有英语老师都来自我们的大学，我就把你当成了已经留校任教的年轻教师。

因为英文课老师是你，课程表上这门课的时段，就成了我每

周最向往的时间。我的军训不折不扣地变成了为期一年的英文补习课，而我和其他同学原先的差距就在这一门课上。每到有英语课的那一天，早晨我都等不及起床号就醒来，睁着眼睛挺在床上等着号声响起。然后在心慌意乱中收拾内务，早餐、踢正步、拔军姿，这一天的每一件事都与其他日子不同，也容易出错而受到教官的训斥。终于，英语课的时间到了，我故作镇定，掩饰慌乱，排在队列里上楼，按队列顺序坐到课桌前，把军帽脱下来摆好。然后就一眼不眨地看着教室门口，心情激动地等待你的到来。在你整个上课期间，我完全按照部队的军容要求，挺直胸脯，端平肩膀，双目直视前方讲台，贪婪地吸收着你所发出的每一个声音，每一个动作。可以说，那一学期，我是你最认真的学生，虽然和第一节课一样，我很难听进去你所讲授的知识。

你肯定知道有那么一个神情古怪的学生。从第一堂课的误会之后，你从未正眼看过我，你的眼神四处挥洒，独独回避我座位所处的那个方向。

第二个学期没见到你。我完全不记得那个学期英语老师的模样，甚至连是男是女都忘得一干二净。但我仍然上课专心听讲，下课认真看书，其他所有的课上都看英文小说。那一整年，我用移花接木之计，把军校馆藏的英文版小说几乎看光了。一年之后

军训结束，正式进入我们的大学，重新参加分级考试时，我成了全系英语成绩最好的新生。

我

大学照旧在九月开始新的学年，在本应上大二的这一年，我的大学一年级正式开始了。报到结束，我就四处找人打听为什么把我录在法律学系。系里负责学生事务的是一位老太太，她一口咬定本系不可能招收第二志愿生源，所以反过来证明我肯定第一志愿填的就是法律学系。开学接待新生事务繁多，她说说着就不耐烦地扔下一头雾水的我走出了办公室。我不甘心坐在那里，打算等她回来把招生的经过问个明白。这时进来一位老大爷。他问我为什么坐在这里，我心里有怨气，脱口就说：“刚才那个女的让我进来的。”我已经不记得当时为什么不说“女老师”、“阿姨”，或者像其他乖巧的新生一样，连姓带名都记得好好的，直接说“某某某老师”。情绪激动之下，我忘了所有这些恰当得体的称谓，粗鲁地称那个不耐烦的老太太为“那个女的”。这位老大爷是我们的副系主任。

记忆出现了故障，不能再现老大爷是怎么从文明礼貌的重要性出发训了我一顿。总之，听他训完之后，我还是坚持要投诉我

被录错系了。我说我就没有报你们这个系，是你们强行录了我。老大爷说你说话得有证据。我能有什么证据？恐怕没有任何人把高考志愿表复印一份自己留着的吧。

没有证据，你回去吧。不想上可以退学回家，我可以马上就给你办好一切手续。

我的大学生活，就这样狼狈地开始了。那天下午，我心绪难平，在著名的没有名字的湖边转了不知有多少个圈圈。眼含泪花埋藏整个少年时代的文学之梦。

你

你本科毕业前最后一学期，也就是我军训的下半年，你没有继续去军校代课。你天天待在学校里，忙于填表、聚餐和合影。也许是因为这些琐事太过无聊，你非常投入地开始学习西班牙语。同时，你迷上了电影，不放过每一部在大讲堂上映的外国片子。就是在那段时间，有一个留长头发的男人在校园里和你搭讪，你跟着他去了圆明园画家村。那是一个流浪画家的世界。村子里每一个胡同都漂浮着浓郁的藏香和印度香气味。画家和诗人们杂居在那里，正是浪漫女生喜欢的境界。你大方地脱光了衣服给他们当模特。他们卖画给老外时，你给他们担任讨价还价的翻译。成

交了一笔大买卖，你们一起去德国啤酒屋里庆祝，酒吧关门时把你们轰出来，学校锁门了，你就跟着他们回到村里，睡在其中某一个人的床上。艺术家们没人知道你是一名将军的女儿。

本科毕业，你按部就班地开始读研，并被系里安排担任助教，教大学一年级新生的公共英语课。

我和你

我不知道去哪里找你。一有闲工夫我就在校园里四处奔走。英语系的办公楼前，女研究生的宿舍周边，都留下了我驻足流连、东张西望的身影。这时我已经清清楚楚知道，你就是英语系的一年级研究生，但在你本应居住的宿舍楼前，我一次都没有如愿遇上你。

开学、英语分级考试，折腾了两三周。公共英语分级考试我考了最高分，直接进入四级。本学期再考一次国家四级考试，本科阶段的英语任务就算完成了。终于，公共英语课开始了。经过打听，我知道你要给英语一级上课。因为不同级别的英语课安排在同一时间，我把所有四级的课都逃了，天天跑到一级去，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的一个角落里，听你，看你。你目光扫视教室，突然看到我，有点吃惊。然后低头查看学生花名册。再抬起头来时

我看到你脸红了。你没有问我为什么不在这个班的学生名册中却又跑到这里来上课，没有轰我出去，后来的课堂讨论中，我也是唯一一位你从头到尾没有要求起来回答问题的学生。你视我为不存在。我总是下了课就乖乖离开，从来没走到前排和你说一句话，打一声招呼。从秋天到冬天，我看着你身上的衣服从长裙换成了小花棉袄，脚上从凉鞋换成了皮靴。那是我大学期间仅有的一门从未迟到早退或缺席的课，而它并不在我的成绩单上。

我在大学校园里终于找到了失缺半年的幸福滋味。

你

你对男人的不信任，源自幼年时发生在家里的那一起菜刀事件。生活中不同阶段试图闯入你生命或身体的各色男人，加深了你对男人、对男女关系的游戏感。高中时主动请你到他家说要给你补课的数学老师，大学时对你格外照顾、嘘寒问暖的辅导员，你的美丽引诱着一个又一个道貌岸然、为人师表的男人相继撕下伪装，但你幸运地一次又一次脱险保全。让你对男孩子还算有一些好感的是你的大学男同学们。因为普遍比你年长两三岁，你做了他们四年的小妹妹，大家都保护你，没有人欺负你，可也没有人追求你。